

副刊文丛

主编

李 辉

王刘纯



碰上的缘分

王渝
著



副刊文丛

—

主编

李辉

王刘纯



碰上的缘分

王渝 著

中原出版传媒集团
大地传媒



大地传媒
出版

郑州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碰上的缘分 / 王渝著. — 郑州 : 大象出版社,

2017. 1

(副刊文丛 / 李辉, 王刘纯主编)

ISBN 978-7-5347-8196-4

I. ①碰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
当代 IV. ①I267. 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278725 号

碰上的缘分

王 渝 著

出 版 人 王刘纯

项目统筹 李光洁 成 艳

责任编辑 李 爽

责任校对 马 宁

书籍设计 段 旭

出版发行 大象出版社 (郑州市开元路 16 号 邮政编码 450044)

发行科 0371-63863551 总编室 0371-65597936

网 址 www.daxiang.cn

印 刷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

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开 本 787mm×1092mm 1/32

印 张 9.5

版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 36.00 元

若发现印、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。

印厂地址 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南六环磁各庄立交桥南 200 米(中轴路东侧)

邮政编码 102600

电话 010-61264834

“副刊文丛”总序

李 辉

设想编一套“副刊文丛”的念头由来已久。

中文报纸副刊历史可谓悠久，迄今已有百年行程。副刊为中文报纸的一大特色。自近代中国报纸诞生之后，几乎所有报纸都有不同类型、不同风格的副刊。在出版业尚不发达之际，精彩纷呈的副刊版面，几乎成为作者与读者之间最为便利的交流平台。百年间，副刊上发表过多少重要作品，培养过多少作家，若要认真统计，颇为不易。



“五四新文学”兴起，报纸副刊一时间成为重要作家与重要作品率先亮相的舞台，从鲁迅的小说《阿Q正传》、郭沫若的诗歌《女神》，到巴金的小说《家》等均是在北京、上海的报纸副刊上发表，从而产生广泛影响的。随着各类出版社雨后春笋般出现，杂志、书籍与报纸副刊渐次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，但是，不同区域或大小城市，都有不同类型的报纸副刊，因而形成不同层面的读者群，在与读者建立直接和广泛的联系方面，多年来报纸副刊一直占据优势。近些年，随着电视、网络等新兴媒体的崛起，报纸副刊的优势以及影响力开始减弱，长期以来副刊作为阵地培养作家的方式，也随之隐退，风光不再。

尽管如此，就报纸而言，副刊依旧具有稳定性，所刊文章更注重深度而非时效性。在电台、电视、网络、微信等新闻爆炸性滚动播出的当下，报纸的

所谓新闻效应早已滞后，无法与昔日同日而语。在我看来，唯有副刊之类的版面，侧重于独家深度文章，侧重于作者不同角度的发现，才能与其他媒体相抗衡。或者说，只有副刊版面发表的不太注重新闻时效的文章，才足以让读者静下心，选择合适时间品茗细读，与之达到心领神会的交融。这或许才是一份报纸在新闻之外能够带给读者的最佳阅读体验。

1982年自复旦大学毕业，我进入报社，先是编辑《北京晚报》副刊《五色土》，后是编辑《人民日报》副刊《大地》，长达三十四年的光阴，几乎都是在编辑副刊。除了编辑副刊，我还在《中国青年报》《新民晚报》《南方周末》等的副刊上，开设了多年个人专栏。副刊与我，可谓不离不弃。编辑副刊三十余年，有幸与不少前辈文人交往，而他们中间的不少人，都曾编辑过副刊，如夏衍、沈从文、



萧乾、刘北汜、吴祖光、郁风、柯灵、黄裳、袁鹰、姜德明等。在不同时期的这些前辈编辑那里，我感受着百年之间中国报纸副刊的斑斓景象与编辑情怀。

行将退休，编辑一套“副刊文丛”的想法愈加强烈。尽管面临互联网等新媒体方式的挑战，不少报纸副刊如今仍以其稳定性、原创性、丰富性等特点，坚守着文化品位和文化遗产。一大批副刊编辑，不急不躁，沉着坚韧，以各自的才华和眼光，既编辑好不同精品专栏，又笔耕不辍，佳作迭出。鉴于此，我觉得有必要将中国各地报纸副刊的作品，以不同编辑方式予以整合，集中呈现，使纸媒副刊作品，在与新媒体的博弈中，以出版物的形式，留存历史，留存文化。这样，便于日后人们可以借这套丛书，领略中文报纸副刊（包括海外）曾经拥有过的丰富景象。

“副刊文丛”设想以两种类型出版，每年大约出

版二十种。

第一类：精品栏目荟萃。约请各地中文报纸副刊，挑选精品专栏若干编选，涵盖文化、人物、历史、美术、收藏等领域。

第二类：个人作品精选。副刊编辑、在副刊开设个人专栏的作者，人才济济，各有专长，可从中挑选若干，编辑个人作品集。

初步计划先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编选，然后，再往前延伸，直到“五四新文学”时期。如能坚持多年，相信能大致呈现中国报纸副刊的重要成果。

将这一想法与大象出版社社长王刘纯兄沟通，得到王兄的大力支持。如此大规模的一套“副刊文丛”，只有得到大象出版社各位同人的鼎力相助，构想才有一个落地的坚实平台。与大象出版社合作二十年，友情笃深，感谢历届社长和编辑们对我的支持，一直感觉自己仿佛早已是他们中间的一员。



在开始编选“副刊文丛”过程中，得到不少前辈与友人的支持。感谢王刘纯兄应允与我一起担任丛书主编，感谢袁鹰、姜德明两位副刊前辈同意出任“副刊文丛”的顾问，感谢姜德明先生为我编选的《副刊面面观》一书写序……

特别感谢所有来自海内外参与这套丛书的作者与朋友，没有你们的大力支持，构想不可能落地。

期待“副刊文丛”能够得到副刊编辑和读者的认可。期待更多朋友参与其中。期待“副刊文丛”能够坚持下去，真正成为一套文化积累的丛书，延续中文报纸副刊的历史脉络。

我们一起共同努力吧！

2016年7月10日，写于北京酷热中

序

刘荒田

与文友闲聊，被问及 2016 年的阅读。我说，予我最大愉悦的书，是王渝的小品文集。居住在纽约的王渝大姐和我的文字交往，始于 32 年前，那时她担任《美洲华侨日报》副刊主编，我是学写诗的新移民。直到这个世纪，她开始为香港《大公报》《小公园》版写专栏，我才知道她的小品文如此出色。

她的专栏文，每篇固定 500 字。我也写了 20 多年

专栏，深知这碗饭难吃，一旦熟极而流，难免滥、粗、敷衍、没话找话一类弊病。然而王渝作品宛如亭亭净植、香远益清的莲。

我将王渝这类作品称为“正宗小品文”。所谓“正宗”，就是：非随笔的浓缩，散文的删节；不是边角料，不是“文之余”；它小，但不是来自“削足适履”；它圆满俱足，犹如“一花一世界”；它密实，柔韧，有嚼头。读这些珠玑短文，我常常惊讶于作者与小品文的默契，仿佛人间一个不小心，一千个不小心，单单为可爱的王渝准备了这样的题材、内容与思绪，让她做成“恰到好处”的500字文。

细究王渝小品文成功的秘诀，可列出三条：

其一，她这辈子一以贯之的事业，是阅读和写作。青春期在台湾，她是狂热的诗人，是现代诗运动发轫和巅峰期的中坚。在美国，她的主要职业是编副刊与写作。大半个世纪的文坛，从海峡两岸到大洋彼岸，她都了如指掌，信手拈来便是文坛掌故。

沈老伯絮絮地谈着历代的扇子、杂技、布帛和服饰，我努力使自己听觉以外的感觉一律关闭，否则，仅仅因为他老人家绝口不提文学这事，就叫我的心一寸一寸碎裂。

告别的时候，我看见他们屋檐下的洗脸盆里有一条银色小鱼，摇尾扭身欢快地游着。沈老伯说：“本来买回来要吃的，看它那么可爱，舍不得了。”转身离去后，我不敢转身回头看望，因为眼泪已经流了满脸。（《初访沈从文》）

其二，超越常人的丰富与广阔的人生历练。她出生于中国大陆，在南京度过童年，在台湾成长。留学和工作在美国，其间在风光如画的瑞士日内瓦湖畔逍遥数年。笔下尽多华洋浮世绘：

法拉盛一个街角的小公园里，经常聚集一堆人，好几圈围得密密实实，越在外围的人脖子伸得越长。我每次经过都看到同样情形，甚至连寒冷的



冬天也一样。有一天，我的好奇心实在按捺不住了，终于跟着感觉走，走近那堆人去看个明白。首先入眼的便是一个高大壮实的男人，一只手环抱住一个矮男人，另一只手则紧紧捂住他的嘴巴。我吓一跳，立刻往后退。我怕他们打架殃及无辜。身旁的老先生对我说：“没事，没事。我们在观棋。”（《捂住他的嘴》）

其三，以上所道是环境的因素，即“硬件”，但不起决定作用。使小品文焕发迷人光彩的，是王渝的真性情，打通中西的学养，纽约跨界生活所养成的雍容、儒雅、适度，本色诗人的激情，糅合女性的温婉与母性的洞达。

我第一次听见儿子说“我妈妈最会……”，是他刚进幼儿园的时候，和几个四五岁的小伙伴谈论妈妈的烹调手艺。他们纷纷得意地表扬：我妈妈最会做汉堡包；我妈妈最会炸薯条；我妈妈最会烤蛋

糕。忽然听到儿子很骄傲地说：“我妈妈最会煮蛋。”后来继续不断听到他说：我妈妈最会迷路，我每次带她回家；我妈妈最会吃糖糖，吃好多哦；我妈妈最会忘记，总是找不到东西；我妈妈最会追鸽子，一直追一直追；我妈妈最会摔跤，滑雪的时候摔很多很多跤。（《我妈妈最会……》）

我酷爱小品文，读张岱，恨不能偷窥他在湖心亭看雪；读睿智通脱的梁遇春、纵横捭阖的林语堂、博古通今的梁实秋、名士气派的董桥，遗憾他们也离我们颇远。读王渝，却一点也不隔，不说书卷气、烟火气，单是不动声色的幽默就叫我绝倒。总是一本正经地出自家的丑，永远是笨笨地、孩子气地随兴挥洒，不经意间带出的，是打通中西的视野、深刻的哲思、热辣辣的人生况味、活色生香的诗情，说她深得英国散文家兰姆、王尔德的神髓，并不过分。

没有疑问，《碰上的缘分》将和两位纽约大作家——王鼎钧先生（王渝和敬爱的鼎公直到现在还常常一起喝

咖啡）和木心先生（是王渝在 20 世纪 80 年代将投稿者木心推荐给台湾文坛，20 世纪 90 年代木心在台大热，王渝居功不小）——的著作一起，成为我的枕边之书。

2016 年春天于旧金山

自序

王渝

我之所以写作是由于在写作的过程中能感到充实。平日无端偶或兴起的闲愁、落寞、无所适从等感觉都在提笔的一刹那扩散，向无边无际的虚空疾驰而去，汇成一阵流星雨。

写作中始终困惑我的是落笔的速度永远跟不上思维和感悟的运转，一些原先没有的意念，当笔与纸接触时突然地从意识底层一波推着一波往上涌现。我一边



疾书，一边用心捕捉，常常跌进儿时玩捉迷藏的游戏。只是现在是自己跟自己决胜负，空间扩大到无限，时间错叠扭结，一个自己顽皮地躲闪，另一个自己焦急地寻索。

于是形成：

写作的过程是自己寻找自己；

写作的目的是自己寻找自己。

于是在写作的过程中，感觉到的是挣扎：情愫对感觉的挣扎；感觉对身体的挣扎。写作完成时，破茧而出的蛾子纵身飞入另一茫茫陌生的世界。

写作的过程紧附着目的。写作的目的一直在过程中，是本质执着于形式，形式执着于本质的一次终极追求。

本书全部作品均刊登于香港《大公报》《小公园》版。